

蔣碧微生死戀 (一)

楊兆青

蔣碧微女士，是我最尊敬的長輩。

我喜歡她待朋友的耿直熱誠，尊敬她對人生的負責認真，羨慕她識見的深廣敏銳，更欽佩她在言行方面的重然諾守信義。

民國六十七年農曆二月二十九日，蔣女士八十大慶，我因俗務纏身，未能前往拜壽，僅撥了電話給她，我說：

「好在您老還有壹百個八十歲要過，來日方長，今天就在電話裏向您鞠躬，祝您萬壽無疆……。」蔣女士向來健康，沒有想到，這竟是我最後一次與她的「交談」。她於六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病逝台北，離開了這個世界。

蔣女士生前，先後跟兩位天才人物一起生活過；一位是大藝術家徐悲鴻，一位是文藝作家政界要人張道藩。可以說出盡風頭，也可以說吃盡苦頭。在她最後的十二年，陸續完成了積壓心頭數十年的三個心願，却也是替自由中國文藝界，留下三件極其珍貴的掌故韻事。我生而有幸，蔣女士三願付諸實現時，我都參加了工作。前

後後，大大小小聆聽過無數的教言。人生真如夢，往事歷歷猶若昨日，蔣女士竟已作古，思之黯然。謹將手頭資料的一部份加以整理，追記她和徐悲鴻、張道藩的韻事，略抒我對這位長輩的懷念之忱。

張道藩烽火託後事

蔣女士牢記心頭的三個心願，原是張道藩先生的三項付託，後來演變成他們的共同願望。此事應自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下旬談起，時值對日抗戰初期，堅貞愛國，勤儉廉明的張道藩先生，在他每天給蔣女士寫的筆記裏，曾經這樣寫道：

「……：我不相信我會死在這次戰爭之中，但是我果真死了，我又有什麼憾恨？現在想起有幾件必須求你的事，你將來如果能够設法去做，我虔誠的希望妳讓它們一一實現；

(一)請將我所著的劇本，彙集齊全，出一部專集。

(二)假如我的各種作品還沒有焚燬，請為我出

一本畫冊，作為我學美術七年的紀念。

(三)我最近幾個月筆記，妳可以加以刪改，

隱去關係人姓名和字句，在適當刊物上發表，作為我和妳的愛情紀念。妳能為我做

這三件事，我即使死了，死也瞑目。」

結果張道藩先生沒有戰死，他的三個心願，竟成了蔣女士縈繞於懷，未嘗或忘的三件心事。民國五十四年十月，他們的第三個心願——張道藩手寫的一些筆記，由蔣女士收入回憶錄內，開始在雜誌上發表。

回憶錄情海二部曲

蔣碧微女士的回憶錄共分兩部份，第一部是「我與悲鴻」；第二部是「我與道藩」。這些曾經引起各方注視的回憶文字，在發表之前，以及發表之後，發生了一些鮮為人知而又非常感人的故事。

其時，我白天下班以後便趕到台北市溫州街九十六巷十號蔣女士的寓邸幫忙，整理資料或復

寫已定稿的篇章，每天都到夜裏十一點鐘，才跟我的老師章君夢坐三輪車，回安東街住所。

回憶文字的撰寫，係根據人事發生的先後，去查證時間的遠近，再核對明確的地點，一件一件穿綴而成。主觀而不籠統，清楚又不膚淺。章君夢老師一路寫來，極其順利。每字每句，蔣女士都必過目，一事一物，蔣女士都要校訂，才算定稿。

通常，蔣女士晚睡晚起，章君夢老師午後才

到，總要跟蔣女士討論一番，纔開始動筆。我到了之後，努力抄寫跟進。文藝界前輩，諸如王藍、鳳兮、林適存、高陽……都是蔣女士家的常客，常聚話舊，往往也談到回憶文章的內容，彼此熱誠的交換意見。大家話開一開，如行雲流水，妙語如珠。蔣女士記性很好，對人對事，都有她精關的見解，說得直爽中肯，莊諧並出，不亢不卑。我敬陪末座，亦聞亦錄，聽得我意興高昂，寫得我深心愉快。



蔣碧微女士五十年前的照相（民國十九年攝）

每晚七點，是「輕鬆時間」。蔣女士親自訓練的嬾嫂，燒得一手好菜，道地的江浙佳肴，色香味俱佳，此刻開始上場。蔣女士會適時來一則笑話，或談一段留學國外的妙人趣事，

大家吃得開心，談得開心，我聽得更開心。一餐飯吃下來，往往盤盤見底，連篇笑話也跟着填肚。餐後略事休息，看看電視新聞，便又繼續工作。

咫尺天涯魚雁無音

五十四年八月的一個晚上，蔣女士突然叫我停止抄寫，去寄一封限時信到台北市通化街。收信人赫然是張道藩，令我大感意外。因為我知道，蔣女士與張道藩先生一起生活了十年。在五十四年四月，張夫人素珊及愛女麗蓮，即將從法國回國前夕，蔣女士自稱與張道藩凡塵緣盡，於是她理智的抉擇，痛苦的決定，隻身前往南洋小住，並請求張道藩，在她返台之前，搬離溫州街那幢日式寓所。在他們坦然分袂六年多來，張道藩先生打過不計其數的電話，寫過許許多多的書信，甚至多次登門造訪，都被蔣女士峻拒於千里之外，何以現在又主動給他去信。我正覺得好奇與納悶，蔣女士已看出我的心事，笑着說：

「你可以看，看過趕緊去寄了吧！」心頭一樂，我毫不猶疑的取出信紙，信是這樣寫的：

宗：你是否跟以前一樣，還是那樣愛我？

回想民國廿六年，你付託我的三件事，我一直沒有忘記。一是將你的劇本，彙齊出專集；二是將你的畫蒐集，出畫集；三是將我們交往的情形，在適當刊物上發表，作為我和我的愛情紀念。我現在已經進行你的第三項付託，定名為「蔣碧微回憶錄」，並準備自五十四年十月起，在雜誌上，逐期發表。

回憶錄的內文，涉及許多真人實事，但請你放心，我完全沒有提到任何人的隱私。你對於我即將發表的回憶錄，有沒有意見？請你儘速告訴我。

雪「
信寄出後，包括蔣碧微女士自己在內，日日夜夜，大家都在猜測張道藩的反應，朝朝暮暮，皆因未接獲回音而更加盼望。偏就令人百思不解，張道藩竟片語隻字都沒有回答。商議好久，認為發表「回憶錄」是張道藩的原意，就不必再等了，於是照原計劃進行。

邊寫邊發表，蔣碧微女士緬懷往事，悲喜交集，甘苦各半，鄉心尤其濃重，談到她的高堂尊翁，常會久久不語，我們可以體會出，她對故舊的深心思念，滿懷悲愴。

對徐張二人的評論

對於徐悲鴻與張道藩，她倒是有過這樣的評語。沒有寫進回憶錄裏頭去。

她說徐悲鴻是天才，是百分之百的藝術家。張道藩也是天才，但不是百分之百的藝術家，他的政治成就超過藝術修養。蔣女士跟兩個天才在一起生活過，得到的是判若天壤的兩種經驗——要跟天才生活在一起，一種方法是努力去侍候天才，另一種方法是讓天才侍候你。

她侍候了徐悲鴻。從民國六年她十八歲那年，跟徐悲鴻私奔日本起，到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徐悲鴻在廣西報紙，登了一則脫離「同居」關係的啟事止，多少浪頭衝擊而來，多少傷心事件連連發生。那則啟事，字字冰冷，句句若刀。更是悲痛的頂點。啟事的內文是這樣寫的：

徐悲鴻啟事：鄙人與蔣碧微女士，久

已脫離同居關係，彼在社會上一切事業，概由其個人負責，特此聲明。

這是她侍候第一個天才得到的結果，可是蔣碧微女士對徐悲鴻下的斷語，却冷靜得令人感動，言談之中，隱約可以看出，她愛徐悲鴻的才氣縱橫，不減當年。她說：「徐悲鴻對藝術的狂愛，超過愛他自己。那份超然淹沒了常人和常情，這是他性格上的悲劇，造成現實生活的悲楚。」

接着她又說：「徐悲鴻是一個偉大怪特的藝術家，他自定」

獨特偏見，一意孤行」的原則，而在不知不覺中，傷害到別人。」

只是這樣，輕描淡寫的，道出自己的痛苦而已。

「天狗會」與思雪樓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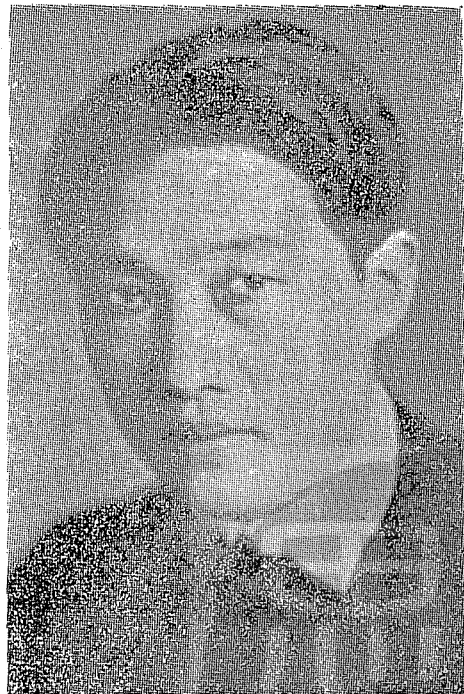
另一個天才的出現，是民國十一年的事。

在歐洲，中國留學生有個「天狗會」的組織，徐悲鴻和張道藩都是會員，蔣碧微女士則是他們的壓寨夫人。這個天狗會設在巴黎，主要會員有謝壽康、劉紀文、常玉、邵洵美、徐悲鴻、陳登恪、孫佩蒼、張道藩等人，他們常常集會。張道藩一見蔣碧微就有深刻印象，從此念念不忘，無奈這時，蔣碧微已是徐悲鴻的夫人。他將這份情感，很艱苦的埋藏起來，開始了日後幾十年纏綿悱惻，苦多於樂的「苦情」生活。

張道藩對於蔣碧微的愛慕，朋友稱之謂中國的情聖，實在是愛得高深入骨。他以日記體的方式，洋洋四巨冊的「思雪樓雜記」，寫盡了他對紅粉佳人的無限愛意。「雪」，是張道藩對蔣碧微的暱稱，意即聖潔的愛，對自己則稱「振宗」。這位中國情聖，曾經赤誠的向心上人表示：「既使你把我的肉，切成一片一片，每一片肉的上面，都會寫着『我愛你』。」

深戀成痴的張道藩，更在民國廿六年九月廿八日的夜裏，刺血成書，工工整整的寫道：

雪妹妹：海枯石爛，斯愛不泯。誓終身不忘此語。血書之外，又在信裏重提：「『海枯石爛，斯愛不泯』就是宗和你的誓言，不管受任何折



蔣碧微女士的第一位情郎藝術家徐悲鴻先生。

磨，也不管人事會怎麼樣的改變，我們的『愛』一定永遠存乎天地之間，可憐的雪，忍耐着罷，也許我們會有一天比較洽意的日子，使我們盡情歡愛，以酬我們的苦心」。

儘管張道藩殷殷深情，儘管他深深愛戀。可是他給蔣碧微女士的內心壓力，不亞於徐悲鴻的婚變。那時徐悲鴻跟他的學生孫韻君之間的感情，鬧得滿城風雨，蔣碧微女士又要承受這頭刺心之痛，又要婉拒那頭坦愛之情，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且看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蔣碧微

女士所作的一首給張道藩的詩：

寂寂空庭夜漏遲，那堪明月更相思。
縱然贏得恩情在，無奈離愁不自支。
相見時難別亦難，蓬窗夜夜泣形單。
兩行血淚孤燈下，欲寫音書紙已斑。
懶將心事訴閒人，憔悴支離只一身，
莫道此時情義重，他年棄置已分明。

張道藩將此詩抄錄一遍，並附誌說：讀後不禁淚下，愧恨萬分，余至愛雪，而雪終不能信余，奈何？



蔣碧微女士（左）早年與呂斯百（中）徐悲鴻（右）合影。

也許是命運多乖？或者是造物弄人？

徐悲鴻跟蔣碧微女士的感情糾紛，終於在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簽字離婚，證明律師，是重慶的沈鈞儒。

被徐悲鴻拋棄的蔣碧微女士，空茫無依哀哀無助，便很自然的接受了張道藩的

精神保護。直到民國三十八年，蔣碧微和張道藩才在台北市溫州街九十六巷十號，趕上遲誤了二十八年的情緣，一起生活。

張道藩是如此的細心，如此的體貼，如此的热情和永恆。那種生活何等甜美，何等溫馨，何等的歡愉和難忘。這是她被另一個天才侍候的神仙生活，兩人如同一對恩愛的鴛鴦。快樂的日子一幌十年。

民國四十九年，張道藩的法籍元配，素珊和女兒回國定居。蔣碧微女士思前思後，不願自苦，於是痛苦的毅然決定，結束十年凡緣。但張道藩深情切切，藕斷絲連，雖然分手，仍然幾番要求敘舊，又何以難忘伊人之際，蔣碧微給他去信，他竟不回答呢？

展覽資料澄清猜測

晚年體弱多病的張道藩，在「蔣碧微回憶錄」發表前，就已在醫院療養，於是有人亂加猜測，在報紙上發佈消息，說張道藩看了回憶錄之後，氣得發病。這實在不正確。

真相是這樣的。張道藩原已久病住院，再加上一樁家務事，刺激了他的病體，致使病情更加嚴重。

他看了回憶錄，常常鬧失眠，是事實，但不是被「氣」病，而是看了回憶，回憶往日種種，不能成眠。

蔣碧微女士看了那則不確實的消息，曾經要求報社更正，並要追問發稿的記者。可是那家報社沒有更正，記者也避不見面。

蔣碧微率性在中山堂集會室（現已改為國民大會公共關係室），來一次「回憶錄」內容資料展覽，並展出齊白石、徐悲鴻、張大千、吳稚暉、于右任、林森等……名人的字畫約六十幅。進門正中，用紅綢墊底，整整齊齊的擺着張道藩最近寫給蔣碧微的一封信，目的在匡正視聽。展出一週，我跟章君毅老師的長公子柱國，晚間也就在那兒睡了一週。茲將張道藩的信原文抄錄如下：

張道藩函中見真相

「雪：我今晚打電話給你，你也許覺得很奇怪！自從我們送平陵兄靈柩落葬那天，自陽明公墓墓地送你回家以後，又是幾年沒有見到你了，也許你以為我會忘記你了吧？然而，自從我遵照你的意旨，遷出溫州街九十六巷十號，至今已經七年多了，我沒有一天不在想念你。

三年前，自我受洗為基督徒，我便常常在星期日上午十時半至十一時半，到溫州街九十六巷五號信友會教堂做禮拜。每一次，都可以從教堂樓上的窗戶，憑眺我和你同住過十多年的屋頂，我會很多次的以我虔誠的心，向上帝禱告，為你祈福。平時，每天也總會有許多事物，使我觸景生情，想到了你。凡此種種，你相信嗎？

最近十一個月以來（自從你發表「回憶錄」起），更使我每月都有幾次緬懷往事，深宵不寐，尤其是開始讀你的「我與道藩」幾期以後，越是如此。

昨晚（現在已經是六日上午三時了）讀晚報

，知道寇拉颶風雖然不算強大，但據此間美國軍方氣象人員說：可能會降豪雨。所以美軍、美僑都在作妥善的防水準備。

回想起波米娜颶風襲臺時，我通化街住宅園中積了兩尺深的水，祇差一截便將進入屋內。素珊是向來怕水的，看到那種情景，居然引發了心臟病，病了一個多月之久。上月初臺北大雨，大門口街道上祇不過積水數寸，她即已憂懼不寧，鬧着要上草山（她本不喜歡上草山，更不願住這種房屋）。當時我說：「根據我的判斷，絕對不會像數年前的那一次一樣！」她說：「我一見街上的水這麼深，早已心慌意亂，如果再像上次一樣，那我會被駭死的。」於是我們祇好匆匆的開車避到草山。

便在那個時候，我就想打電話給你。不過，旋即我又想到，我自己即已判斷這一回決不會釀成水災，那我又何必引起你的一場虛驚？考慮再三，結果仍還是沒有打電話。昨天晚上六點鐘，是我主動避到草山來的。我在汽車裏一直在想，無論如何都要打個電話給你。因為你現在住的溫州街九十六巷八號之一，屋基比十號更低，以前就曾幾度幾乎進水。尤其是我想像若臺北市區雨大，海水因颶風吹動，發生海嘯，倒灌進淡水河，溫州街便會有被水淹的可能。到那時我和素珊得免於水災，而你反遭水厄，我的心能安嗎？因此，我鼓起勇氣，撥了你的電話，誰知接電話的不是同弟（筆者註：自幼隨蔣之女傭），那位下女聽不出我的聲音，連連問我找誰？逼得我不能不講：「我找蔣先生。」她總算聽懂了，於是

，我又聽到了你的聲音，當我聽到你爽朗，甜脆的聲音時，使我心跳不已。

在驚喜之餘，也許我有點激動，因而祇僅簡短的交流數語，一次嚮往已久的通話，便這麼令我悵悵然的結束。然而，通話後，十點半鐘我便上床就寢，却是深夜兩點半鐘還是睡不着。我知今夜失眠已成定局，不如爽興起來給你寫信，這便是我忽然又跟你寫信的由來。此刻已經是上午三點五十八分了，颶風還不算大，雨勢也不見得怎麼猛，大概你所住的台北市區也跟草山一樣。果若如此的話，那麼我們大家又可以倖倖的免除一次風水之災了。

我有許許多多的話要和你說，也有許多關於我們兩人的文字——我所寫的文字要給你看。還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必須與你商量，假如你不拒絕和我見面的話，請你指定一個時間（每星期一下午，星期三上午我必須到中央常會）。我將登門拜訪，和你長談一次。如何決定，希望你寫信寄到我的家裏，我自會照辦。祝你平安快樂

宗上 五十五年九月六日上午五時於草山
信裏沒有半句怨言，更沒有絲毫責怪之意，相反的，一如往昔，表現出張道藩的細心，關心，愛心和恆心。關於張道藩被「回憶錄」氣病的流言，當然是不攻自破了。

蔣碧微女士自從收到這封長信，便又讓張道藩去看她。除了解釋前函沒有回信，是因病住院，並頻頻道歉，還熱烈討論「回憶錄」裏頭的人和事。對於用這種方式，達成三十二年前的誓願，張道藩表示非常的贊成和欣慰。他曾對蔣碧微

說：「藉由妳的回憶錄，我可以不朽了。」

這部著作是否不朽？蔣碧微、徐悲鴻、張道藩三人是否流芳百世？姑不談論。因為回憶錄的發表，蔣碧微成了許多讀者的偶像，衆多有「家庭問題」的人，會登門討教，碰到「疑難雜症」的感情糾紛，當事人也願一聽蔣碧微女士的斷言。更有一位長得端端正正的中年婦人，讀了回憶錄，感動得願意侍候蔣碧微一輩子，永不分離。爲本已多彩多姿的回憶錄，增添了一段佳話。

張氏書畫集的出版

關於「張道藩書畫集」的出版，蔣碧微女士是在心神恆痛的隱忍下，告貸完成的。她首肯一事，生死相同。亡友遺願，更要實現。就在張道藩辭世週年，民國五十七年六月十二日，將她收藏張道藩的畫八幅，字四幀，用彩色版精印叁仟冊，八開線裝本，分贈親友及圖書館。

八幅畫包括兩張蔣碧微的畫像（三十三年畫），其餘的都是花卉，分別是瓶供百合（卅六年五月畫）、盆養海棠（卅七年四月畫）祝碧姊生日（卅八年五月畫）、素雅水仙、如意水仙（四十三年四月二日爲碧微壽）、富貴玫瑰（四十三年四月碧微生日寫此祝其長壽）、萬壽籐（四十四年三月碧微生日紀念）。

字四幀，都是有感而發，深心之言。茲錄其中兩幀，一見其忠黨愛國，仁義兼俱的襟懷，一見其至誠至上，久深愈堅的愛情。

其一：「爲國家盡忠，爲民族盡孝，爲本黨盡力，是吾人的志願，此生此世，身爲中國國民

黨員，即不幸早死，亦必爲中國國民黨之鬼魂，此後有生之年，必竭盡忠忱在 總裁領導之下，繼續致力於反共復國的大業，萬一不幸不能即生

見到大陸光復，國家重建，亦必爲厲鬼，以助我英勇將士忠實同志，完成他們消滅奸匪的任務。

中華民國四十六年三月十二日 張道藩書

其二是錄自「古詩十九首」：「涉江採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願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碧微姊雅屬 卅六年元月大寒日 道藩書於宗蔭室」。

觸景生情，睹物思人。在整理編印這本書畫集的時候，一向堅忍的蔣碧微女士，終於含悲的說：

「我的命好硬，凡是我喜愛的人，都會漸漸離我而去。」張道藩生前，跟她是「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死後又如何？蒼天茫茫，誰來相慰？

我的老師章君毅勸蔣女士去旅行，以疏解積鬱，她不想遠遊，於是我計劃了一次近距離的「石門水庫之遊」。是日天高氣爽，山明水秀，景色宜人，一行五人計蔣碧微、章君毅、亞微（華僑名作家），章老師女公子詠漪及筆者，早出晚歸，玩得相當開心。

蔣碧微女士愛花愛草，多植盆景，難得出遊。尤其張道藩逝世以後，幾乎足不出戶。這次遊水庫，採蘆花，登仙島，見她雅興甚高，大家心裏都很愉快。且遊且說，章老師談到四川一位老人，李青雲活到兩百五十歲的雅事，頗引蔣女士

的興趣。

當時又曾談到幾位高壽的名人，其養生之道，各有妙法，但要身體力行，遵守原則，才免走火入魔。養生之道，重在身心平衡，靜動得宜。

黨元老張知本，恆心打坐，靜儲元精，非必要不輕易浪費體力，所以坐如千年壽龜，穩若泰山，老將軍楊森，則以運動健身，偏愛舞劍騎馬。他是針對台灣氣候，每天出汗一次，防止濕氣入侵。不管做何運動，出汗就行。

蔣女士的看法，認爲老年人元氣較差，一旦受損耗，不易恢復，稍有虛弱，便要補充。食療藥治，沒有多大關係，補正就好。她這種養生方法，使得她年逾七十，還很健朗，精神飽滿。所以這次郊遊，毫無倦容。

山水同樂，花木寄情，回到台北，已是萬家燈火，新月初升了。

「入骨相思難治療，傷心明月可憐宵，他人未必痴於我，日日樓頭淚暗拋……。」

此時此景，我突然想起蔣女士寫給張道藩的詩。人天永別，分秒難耐。但是，她忍住了，爲了實現諾言，爲了趕在張道藩逝世週年出版他的書畫集，當晚，她完成最後一次的校訂。次日，我將稿子交給「明和」印刷廠，心裏老是想著蔣女士對張道藩的情和義，必是傳世的千古韻事。

出戲劇集續踐諾言

「張道藩戲劇集」，在張道藩辭世兩週年時（民國五十九年六月十二日）出書。先看一下蔣碧微女士的序言：「歲月悠悠，人生苦短，儘管

我們都在憂患中度日，但時間還是過得很快，回憶道藩的聲音笑貌，猶歷歷在目，然而，他撒手塵寰，辭離人世，却已屆兩週年了。

去歲，我為實踐諾言，完成道藩的心願，將他的畫集彩印出版，寄贈親友及各界人士。其後，我曾收到許多殷殷致謝的函件，使我在忙碌了一陣之餘，內心非常告慰，尤其是楊羣奮先生，他在接到道藩的畫冊以後，讀了我寫的那篇序文，獲知當年道藩付託我的三件事中，還有他的戲劇編印出版的第一心願，由於我無從搜集二三十年前在大陸印行的原版本，因而一時無法完成。於是楊先生想起了道藩的劇作都是交由正中書局出版的，他便立刻到正中書局倉庫裏去搜尋，居

然就把道藩的七本劇作全找出來了，他迅即寄送給我，令我既覺興奮，同時也對楊先生的一片熱忱，衷心感激。

這一部「張道藩戲劇集」本來早就可以付印了，可是因為當時我正負債纍纍，心情極不寧靜，急於出售我的蝸居，藉以解決無可耐用的經濟問題，但房子並不容易脫手，於是憂急焦愁，百事俱廢，編印劇集的事，就這麼耽擱了下來。不知不覺間，又到了道藩逝世兩週年之期。為了紀念這一個可悲的日子，我趕着把這部劇集編印成輯，分贈親友，完成道藩予我的末一次付託，同時也了我我一樁莫大的心願，謹以此獻給道藩生前熱愛的親友們留作紀念。



張氏珍藏信物之一——血誓，張道藩逝世後由蔣碧微女士珍藏至今。

蔣碧微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六月

所謂生死見真情，蔣碧微女士連年為故友完成心願，重諾重情重義，死後跟生前有何區別？即使賣房子，也要對死去的朋友，做個清楚的交代。

「戲劇集」係三十二開本，全書以平版照像精印，共五二〇頁，印套仟本。蒐集張道藩的劇作七部

生死交情刻骨相思

「張道藩戲劇集」的出版，又見蔣碧微女士至情的流露，她侃侃談論舊時戲劇上場的盛況，細細回味當日兩人共賞演出的模樣，真是「山風吹亂了窗紙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老舍前時寫奉蔣碧微女士的一首詩，此刻正好為她心境下註腳：「辛酸步步向西來，不到河清盾不開，身後聲名留氣節，眼前風物愧詩才，論人莫遜春秋筆，入世方知聖哲哀，四海飄零餘一死，青天尚在敢心灰。」念念故人舊情，想想今後孤零，豈能開懷？

不過，由於她完成張道藩的三項付託，不管遐邇親疏，都敬愛交加。蔣碧微女士連連受到親朋的溫暖照顧，愁解也漸漸開了。我參與的「三願」工作，尚不負指望，勉力完成，頗為愉快。日後，蔣碧微女士稍有儲蓄又本其赤心熱腸，善行不斷，凡是親友有所希求，必讓祈者滿意。

。作家畫家，尤多喜歡會集蔣宅，女主人必親切接待。於是滿堂書香，一室生春，賓主盡歡。她的生活相當規律，身體向來健康，張道藩逝世十週年，猶有紀念之作，還是那樣熱情的寫道：

『道藩：你離開這個苦難的世界已經十年了，我深知道這十年裏你已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樣地想念我，但我每個月總有幾個夜晚會想念着你，因為抗戰時，當你在南京淪陷的前夕，曾經寫信給我說，你聽見月亮時，就會請求月裏的嫦娥傳達你想念我的情懷。我現在臥室裏的落地窗正面向着東南方，每當我睡前開窗時，看到皓月當空，就會想念起你了，現在人類雖然已經登上月球，但你的這種想像，依然令人興起遐思，也深具詩意。

四十一年前抗日戰爭開始後，你不想離開南京，要和守軍將士共存亡，當時你曾托我為你做三件事，第一：如果你遭不幸，要我為你印一本畫冊，以紀念你學畫七年的成績。第二：將你所寫的劇本，收集起來印一本全集，第三：把我們的愛情故事寫出來在報章或雜誌上發表，以資紀念。後來你奉命沒有能夠與南京共存亡，而且也到了重慶，這樣便使我們這一段情進一步發展到不能了結的局面。民國四十八年，在我們同居了十年以後，你要去澳洲探望你的妻女的時候，我突然警覺，感到內心的不安和沉重的壓力，再加上你的一些親朋戚友對我的誤會，使我無法一一解釋，於是下定決心和你分手，去了南洋。到今天算來也快二十年了，但是我始終沒有忘記你托付我的事，「回憶錄」的問世，當時你還健

在，這是我對你第三願望的成全。為你印了一本畫冊，則在你逝世一週年的時候。至於劇本的印行，因為我一時無法找到你在大陸上所出版各劇的單印本，後來由於楊羣奮先生聽到我說起這件事，當時他正在正中書局任職，他便到正中地下書庫裏去找，居然找到了所有的舊版本，使我在你逝世兩週年時完成了你囑咐我的最後一個心願，可惜楊先生也於數年前病逝。如果你們能在另外一個世界相遇，你真應該向他道謝才是。

『自從我們分手以後，二十年來，我孤獨地生活着，回憶過去數十年的一些恩怨怨怨，雖然難免有無可避免的感傷，但我內心坦蕩，毫無遺憾，也沒有愧疚，記得有位朋友問過我，假如你再有這樣的遭遇，你會怎樣應付？我回答說，我還會像從前那樣去做，因為我覺得我沒有做錯什麼。

『記得在重慶的時候，我們曾經閒談到生死的問題，你忽然對我說：「我希望將來你比我先死」，緊接着你又聲明，「這並不是意味着我希望你早死，而是如果你死後，由我來料理你的後事，以盡我對你最後的一分心意，我會感到莫大的安慰。」可是天違人願，也許是我福薄到現在你去了已有十年，而我却活得非常開朗的。

今年四月六日為我八十初度，藝文界的朋友要為我做壽，我覺得現在醫藥發達，人壽增高，活到八九十歲的人多的是；而且對於一般做壽的方式，我也並不贊同，因此，我決定把我數十年所收集的書畫百數十幅，開了一個展覽會，來代替做壽，讓我對各界來賓以及親朋好友略有所貢

獻，似乎較有意義。

『為了清檢書畫，偶然在書抄裏面再度發現一本小冊子，那裏面是你所手抄我為你所寫的幾首不成樣的詩，還有在重慶時我寄給你的紅葉兩片，上面也有詩句；另外有我的一縷長髮，不知你是什麼時候撿起藏着的。這本小冊子，四十年來深藏篋底，除了你我之外，從來沒有第三個人知道，記得我寫「回憶錄」時，曾經考慮過要不要把這幾首詩放進去，後來終於覺得詩寫得不够好，又何必暴露自己的弱點呢，所以就把它擱下，沒有提起。現在給朋友們發現了，凡看過的人，都認為在這本小冊子裏，你所流露的真摯的感情，並顯示你書法的娟秀，可見你用情之深，和用心之細，令人感佩，我想這正好作為你逝世十週年的紀念。』

蔣碧徵女士為此紀念文，係民國六十七年四月間的事。十一月中旬，他偶感頭痛，經延醫治療，體溫血壓及心臟都很正常。詎料十二月二日，竟突告昏厥，延至十二月十六日，病逝中心診所，靜靜的離開這個苦他數十年的世界。就像她在民國四十九年四月，寫給張道藩的信中說：「我沐着落日餘暉，看時光流轉，花開花謝，然後，我會像一粒塵埃，冉冉漂浮，徐徐隱去……」

希望，她追隨到張道藩，療治刻骨相思。
希望，她抓住了張道藩，不必年年憔悴為別離。
希望，她在另一個世界，能感應到筆者對她的崇敬思念和哀傷。

（未完待續）



哲學家馮炳奎教授（左圖）在美洲巡迴講學時留影。（文見89頁「從六祖傳燈到中山建國」）



（上圖）旅美學人朱光復先生（右）與漢學家梅詩揚博士夫婦合影。

（文見67頁）

月夜感作

寂、空庭夜漏滴，堪明月更相思。
 縱然贏得思情在，奈離愁不自支。
 相見時難別，示難違。忘夜、江形單
 兩行血淚，不盡下，欲寫音書紙已癡。
 懶將心事，訴別人，堪憐支離只一身。
 莫道此時情義重，他年棄置已分明。

此乃雪妹廿六年正月廿三日所作於廿七日
 此際年余余於花月晚收外該因不禁
 淚不愧恨萬分余亦愛雪而雪終不能伴
 余奈何
 梁附誌 廿五年

蔣碧微女士作詩、張道藩先生手寫並加註之墨跡。（文見16頁楊兆青「蔣碧微生死戀」）